

田中芳树

银河英雄传说

❖ VOL.8 乱离篇 ❖



LEGEND OF THE GALACTIC HEROES

银河英雄传说

Vol.8 乱离篇

〔日〕田中芳树 著 蔡美娟 译

南海出版公司

目 录

第一章

风过回廊

1

第二章

春天的风暴

17

第三章

常胜与不败

44

第四章

万花筒

68

第五章

魔术师，一去不回

98

第六章
盛典之后

135

第七章
失意的凯旋

165

第八章
迁都令

186

第九章
八月新政府

208

第一章 风过回廊

I

在犹如被击碎的水晶般的点点星光下，金发年轻人刚下地上车的那一刻，“皇帝万岁”的欢呼热烈地响彻海尼森的夜空。就像年轻人一辈子也看不厌星光一般，他的士兵们对这位引以为豪的年轻皇帝也是百看不厌。皇帝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辉煌的金发闪耀着，举起一只手向守护宇宙港的帝国士兵回礼。欢呼声再次雷动，回荡在他那金黄的发梢。那头金发正是以往与他对立的门阀贵族们称他为“金发小子”，而今天士兵们称他为“金发有翼狮子”的原因所在。

宇宙历八〇〇年、新帝国历二年四月二日夜晩，二十四岁的皇帝动身离开自由行星同盟的旧首都——海尼森，这是 he 为了征服伊谢尔伦回廊跨出的一大步。他已篡夺银河帝国，吞并费沙自治领，消灭了自由行星同盟，大部分宇宙已纳入他那白瓷般的掌中。从地理上来看，自他那柔软的指间漏出的，不过是比宇宙中一颗最小的沙粒更小的部分。就人文而言，它却是支配另一半宇宙长达两世纪半的政治势力最后的根据地，只要它存在，莱因哈特那一统全宇宙的壮丽拼图就无法完成。

舰长塞德利兹准将毕恭毕敬地行礼后，莱因哈特步入帝国军总旗舰伯伦希尔。皇帝大本营的幕僚们以统帅本部总长奥斯卡·冯·罗严塔尔元帅为首，加上并非幕僚的近侍艾密尔·冯·齐列在内约有二十人，在其后尾随进入。

“玛林道夫小姐。”

随着皇帝的呼叫，进来一位年轻女子。她就是国务尚书玛林道夫伯爵的女儿——担任皇帝首席秘书官的希尔格尔，昵称希尔德。比皇帝小一岁的她留着一头暗金色短发，看来就像一位聪明活泼的美少年。

“陛下，有何吩咐？”

“朕忘了跟你确认，交代你去处理的事，办妥了吗？”

足智多谋、人称可抵一个舰队武力的伯爵小姐，对于莱因哈特抽象的询问，不假思索地回答道：

“请陛下放心，我已将您的吩咐传达给负责人。我想您不会再看到那令您不悦之物了。”

皇帝优雅地点点头，显得十分满意。在动身离开行星海尼森前，莱因哈特下达了唯一一个破坏非军事性建筑物的命令，目标是被称为自由行星同盟之父的亚雷·海尼森的巨大铜像。

至于亚雷·海尼森的纪念馆和墓地，莱因哈特则不予干涉，因为他下这道命令的用意并不在于夸示武力。破坏铜像不仅是出于他的审美，也是他对被竖立铜像之人的羞耻心的反讽。莱因哈特的一生与建造巨大雕像夸示权力与权威的精神病毒无缘。因此，他特意下了敕令，将自己的意思通令全帝国——只要罗严克拉姆王朝继续存在下去，在任何一位皇帝死后十年内，都绝对禁止建造该皇帝的雕像，

而且以后建造的皇帝雕像大小也不得超过真人尺寸。

“如果海尼森真是个值得同盟人民敬仰的人，那么他也会同意我的处置。巨大的雕像绝非一个正直之人能承受得起的。”

年轻的征服者对希尔德说，并对她点点头，一瞬间，他的思路就从地上转往宇宙了。

就在此时，弗利兹·由谢夫·毕典菲尔特和亚德鲁贝尔·冯·法伦海特两位提督已先皇帝一步离开行星海尼森，率领各自的舰队前往伊谢尔伦回廊。他们两人都是积极进攻型的战将，尤其是毕典菲尔特统御着“黑色枪骑兵”舰队，一直享有猛将盛名。

自去年持续至今的这趟远征，一直都由毕典菲尔特担任先锋指挥官。他确立的实际功勋自不必说，他那威名所具有的破坏力就非比寻常。

对于他的骁勇善战，据说其他帝国军幕僚曾如此议论过：

“毕典菲尔特在最前线吗？”

“你有没有搞错！只要有那家伙在的地方，就是最前线。”

用帝国宇宙舰队司令长官渥佛根·米达麦亚元帅的话来说，这段小插曲很有可能是毕典菲尔特自己杜撰的。但这些话用来形容毕典菲尔特倒是相当贴切，谁都无法提出异议。

与皇帝莱因哈特同时从行星海尼森出发的，有帝国宇宙舰队司令长官渥佛根·米达麦亚元帅，以及奈特哈尔·繆拉和亚伦斯特·冯·艾杰纳两位提督。按照计划，他们要在前往回廊的途中与舒坦梅兹提督会合。

另外，奥古斯特·沙姆艾尔·瓦列提督也自帝国名义上的首都奥丁出发，经由费沙回廊远道赶来。即使不算拨出来守卫费沙回廊的

克涅利斯·鲁兹提督的战力，此次动员人数之众也相当惊人。

而警戒行星海尼森的任务，则交由格利尔帕泽提督负责。他是前一年以高等事务官的身份被派至海尼森的菲尔姆特·雷内肯普的旧部。出发前皇帝曾提醒他说，在拔擢人才时，务必以公正宽大为宗旨。结果格利尔帕泽令人佩服地回答说：“在罗严塔尔元帅到任前，海尼森就暂且交给下官吧。”

奥斯卡·冯·罗严塔尔元帅现任帝国军统帅本部总长一职，在征服伊谢尔伦回廊后，他将冠上新领土总督的名号，统辖昔日自由行星同盟全部领域。今年他三十三岁，比皇帝年长九岁。他将担任皇帝的代理人，统治近一半新帝国领域的广大宙域。迄今为止，罗严塔尔几乎完全满足了皇帝在征战和经略方面近乎贪婪的要求。待全宇宙的统一大业完成后，他将面临来自完全不同领域的考验——是否足以凭借自身才干，担任广大占领区的行政官。不过，至今还没有人怀疑过他的才干。

另一方面，梅克林格提督率麾下舰队在伊谢尔伦回廊的另一端摆开阵势，已经遏制住杨威利等人的后方。一张包围回廊前后的巨网即将完成。

莱因哈特组成如此庞大的阵容，并动员身经百战的各位名将，只是为了讨伐一个人。

此人就是前自由行星同盟伊谢尔伦要塞司令官兼要塞驻留舰队司令官——杨威利元帅。在同盟末期，对莱因哈特及其麾下的提督们来说，同盟军就等于杨威利。在他们精神层面的内外，都飘着带有浓浓酸味的赞赏。有多少位名将，多少次败北，都因杨威利一人！

说得更讽刺一些，实际上就是偌大的帝国为了击败一个人，动

员了所有武力。从国家的角度来说，他们是为实现帝国的统一大业，同时也是为了避免让杨威利成为反帝国势力的核心。

在堪称“移动大本营”的舰伯伦希尔上，皇帝的办公室中，莱因哈特本来正忙着探讨今后具体的作战计划，却忽然把那冰蓝色的眼眸转向秘书官希尔德，扬声说：

“如何？玛林道夫小姐，你现在还是反对朕亲自出征？”

聪敏的伯爵小姐反对皇帝亲征杨威利之事众所皆知。莱因哈特注视着美丽的首席秘书官，笑容间隐隐带着恶作剧的表情。话虽如此，他询问希尔德并不是想让她屈服于自己，而是希望她提出反论。

“老实说，下官还是反对。”

希尔德看出莱因哈特的用意，便如此答道。听到这句话，眉清目秀的年轻征服者感到身体的节奏一阵轻快，证明了他的精神活力仍然汹涌澎湃，正寻找着伸展的天空。

“没想到伯爵小姐竟是这么顽固啊！”

莱因哈特无视自己的个性，开朗地笑起来。希尔德也不知为什么，脸上微微飘过一阵红晕。

“原来陛下早就把我的脾气摸得一清二楚了。”

这可有点不公平了，不是吗？希尔德心想。她至今仍然反对亲征，因为她了解莱因哈特想要亲征的真正动机，并不是政治或军事上的理由，完全是出于他个人的尊严和竞争意识。这种意识中也包含他对竞争敌手的尊敬与期待。假设杨威利放弃抵抗，不战而屈，向皇帝跪地求饶，莱因哈特将会有什么感想呢？虽然这是他自前一年以来热切期盼的事，但成为现实的话，他心中不免会感到失望吧。现在，皇帝把杨威利奉为战斗对象，并且以最高礼节——倾尽无人可敌的

智略和压倒性的兵力——来面对杨。

对于帝国军这一举动，杨威利将作何反应？他会坚守易守难攻的伊谢尔伦要塞，还是挥军前进至回廊出口的艾尔·法西尔，挑起舰队大战？实在令人难以预料。

II

现在，帝国军的战线已形成一条超越一万光年的长而粗的光龙，以C字形穿过人类支配的整个宇宙。光龙的头部在伊谢尔伦回廊的旧同盟领土方位，尾部则在伊谢尔伦回廊的旧帝国本土方位。若是伊谢尔伦要塞陷落，纳入帝国版图，那么光龙将首尾衔接，以O字形环拥宇宙。

如此绵长的行动线，原本是军事学上的一大忌讳，但若是敌我在战略上优劣差别过大，这就不是弱点了。置身伊谢尔伦要塞的杨威利不敢采取大胆的行动，即使帝国军队伍长长地伸展开来，他也无法自侧面发动攻击。若说帝国军是一条光之巨龙，伊谢尔伦要塞无异于一枚小小鸟卵。从战略上来说，两者之差真有天壤之别，杨威利必须借助战术上的胜利，才有可能扭转战略上的明显劣势。目前，他的处境和巴米利恩会战时一样，步步艰险。然而，莱因哈特内心那头勇猛自负的有翼狮子，绝不会满足于只在战略方面将杨威利赶至穷途末路。

“无论杨威利有多少奇谋，走到这一步，他在军事上只有两个选择。一是前进应战，一是撤退防守，如此而已。但他会作何选择？他会采取什么方法来对付朕？这倒颇值得玩味。”

霸气所至，莱因哈特起而行之。行动上的自由是战略优势的保障。他决定一直穷追不舍，迫使杨发动反击，这也是因为他拥有稳稳控制百分之九十九的宇宙的绝对优势。

只是莱因哈特还没有完全掌握推动历史和人类所需的王牌，他那伟大的劲敌也处于相同的情况下。

出乎莱因哈特意料之外的噩耗，在四月十九日将地震波从费沙远远传送而来。费沙的代理总督官邸发生恐怖爆炸行动，工部尚书席尔瓦贝尔西身亡，军务尚书奥贝斯坦元帅、费沙代理总督博尔德克及费沙方面军司令官鲁兹一级上将受伤，其他伤亡人员共四十一名。消息经超光速通信传来后，正要踏上远征之途的“金发有翼狮子”冰蓝色的眼眸射出熊熊烈焰，一时为之沉默。

只有前进，莱因哈特才能找到生存价值。而企图以无形的污秽锁链来束缚其前进的恐怖行动，详情如下：

四月十二日，来自帝国本土的奥古斯特·沙姆艾尔·瓦列一级上将，以及从旧同盟领地来的克涅利斯·鲁兹一级上将，再度于费沙会合。他们曾是齐格弗里德·吉尔菲艾斯的左膀右臂，在利普休达特战役中一同获得胜利。这时，前者正精神昂扬、步伐坚实地赶往伊谢尔伦方向的主战场，后者却只能带着败北的创伤，奉令留驻此地。

鲁兹的新头衔是“费沙方面军司令官”，负责警戒新帝国最大的交通、物流及通信要道。这项职务自然不能等闲视之。但眼看与杨威利的最后决战即将爆发，他却被迫从最前线撤回，这对军人而言实为莫大的憾事。他失去了洗刷被杨威利以诡计再次夺回伊谢尔伦要塞之耻的机会，只好让主君和同僚去为自己报仇了。

瓦列不禁对这位同僚深表同情。因为中了杨威利的诡计，鲁兹过去立下功勋的荣耀全部化为乌有。他也经历过这种令人无法忍受的失败。然而，如果直率地表示同情，只会徒然加深鲁兹的伤痛。瓦列明知博尔德克是为了向自己和鲁兹献媚，但还是答应参加他为二人举办的欢送兼欢迎会，他认为这这也是一个安抚鲁兹的机会。晚宴在十九时三十分开始，瓦列左手的义肢不太灵活，调整好义肢赶到会场时，已是十九时五十五分了。

高性能军用炸药爆炸的时间，恰好是他到达之前的十九时五十分。瓦列得以避开恐怖行动，幸免于难，反倒是托义肢的福。甚至可以说，这或许是前一年讨伐地球教本部时，向他挥舞毒刃的狂热信徒的功德。先不说这些，他在惨剧发生五分钟后赶到现场，冷静地给处于混乱和狼狈中的人们下达指令，成功地控制住了即将造成恐慌的事态。人们对这位毫发无伤的提督感到无比信赖。

席尔瓦贝尔西立刻被送往医院。由于大量出血，而且头骨内有金属片嵌入，他无法恢复意识，心脏于二十三时四十分停止跳动。

罗严克拉姆王朝中最高级别的技术官员就在这场恐怖行动中殒命了。席尔瓦贝尔西曾有两个野心：其一，健全新王朝的社会资本与产业基础，创造征服之后的经济建设新时代；其二，让自己成为指挥经济建设新时代的技术官员的核心人物，并伺机登上帝国宰相的宝座。“这两个愿望并不是遥不可及的！”他信誓旦旦地放言。的确，他实现愿望的可能性很大，但如今他的野心只能随他一起从世间永远消失了。

暗杀事件发生后，瓦列延后了离开费沙的日期。他向莱因哈特报告事件经过，同时为席尔瓦贝尔西举行临时葬礼，并坐镇指挥搜

查嫌疑人，进行各项善后处理工作。

“没用的暗杀者！反正要暗杀，干脆一起把奥贝斯坦干掉，这样或许还会有人赞赏呢。”

瓦列当然没有把这些话说出来，但他对鲁兹和另外两名伤者态度上有明显差异，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对于奥贝斯坦，他只是尽对上司应有的礼貌，前来探视一番，加上有医生的指示，所以立刻就退出了病房。对于博尔德克，他仅派副官代为问候，自己则亲自前往鲁兹的病房。或许预示着鲁兹命运的曲线多多少少有所上升，他并没有伤及内脏，两个礼拜后就可以出院了。虽然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他的精神反而更有活力。当瓦列前来探望他时，他对瓦列说：

“我怎么能比奥贝斯坦先死呢？我要在他的葬礼上，念上一段虚伪的悼词，顺便在心中对他吐舌头。我就是为了等待这件事，才至今都没有战死。”

军务尚书也太招人厌恶了——瓦列把自己的心声搁到一边，苦笑起来。他当然非常了解鲁兹的心情。三年前，对齐格弗里德·吉尔菲艾斯之死的惋惜之情，在他心中形成一支反感的箭，直刺奥贝斯坦的背脊。

最终，在事件发生一周后，瓦列启程离开了费沙。根据莱因哈特的命令，该地的警戒和搜查犯人的任务都交给了鲁兹的助手荷兹拜亚。待奥贝斯坦和鲁兹完全康复后，这些任务当然会再交给他们。

“犯人可能是地球教的残余，或是潜伏于地下的前自治领主鲁宾斯基一伙人。没想到他们竟敢在这个重要的时机，惊扰皇帝陛下！”

荷兹拜亚不禁咋舌，正是因为在这个“重要的时机”，犯人才会不择手段地在帝国军后方从事破坏活动。但他们并未得逞，除了已

死亡的工部尚书席尔瓦贝尔西以外，犯人要刺杀的对象主要是帝国军的三名最高官员，但这三人中，奥贝斯坦和鲁兹只受了轻伤，瓦列更是毫发无损。

皇帝莱因哈特接获凶讯，在哀悼失去重用的人才之余，并没有因此放慢往伊谢尔伦方面的行军速度。他只下了一道命令给秘书官希尔德，即希尔格尔·冯·玛林道夫，下令服丧一日，并派工部次官古尔克暂时代行工部尚书的职务。

“等攻陷伊谢尔伦要塞以后，再为席尔瓦贝尔西举行国丧，目前一切便宜处置。”

莱因哈特这样对希尔德说明，但这并非事实的全部。奥贝斯坦和鲁兹只是受了轻伤；尽管比预定日期慢了几天出发，但瓦列终究已离开费沙；莱因哈特也没有因为这次恐怖行动中断征途——凡此种种，将使犯人焦躁不安，并企图再度行凶。莱因哈特已充分洞悉这一点，他甚至还期待着此事发生。他只要求奥贝斯坦和鲁兹有处理此事的手腕和冷静就行了。如果在费沙发生的恐怖行动变成动乱，可以命令瓦列舰队掉头平定。若事态仍不可收拾，才需要莱因哈特本人作打算。反正在此之前，莱因哈特完全没有令旗舰伯伦希尔掉头的想法。

首席秘书官希尔德也不赞成莱因哈特在此时改变方针。她只陈述一点意见，希望皇帝能厚恤席尔瓦贝尔西的遗族。莱因哈特或许稍稍误会了她的意思，又或许是假装误解，想搞清楚她在战略上的见识。

“玛林道夫小姐，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要告诉朕？”

经这一问，她倒真有一件事想唤起莱因哈特的注意。

“陛下，如果杨威利从伊谢尔伦要塞出击，进攻帝国本土，您该怎么办？万一梅克林格提督的防线被突破，从伊谢尔伦到帝国首都奥丁之间失去屏障，杨威利届时将如入无人之境了。”

“你说得不错！这倒不失为上策。杨威利或许也想玩弄这种花招，不过，前提是他必须握有充足的兵力。名将的才干受其他条件牵制，这实在是件憾事哪。”

莱因哈特秀丽的双唇绘出一条讥讽的曲线，他话中影射的人是谁，没有人知道。环绕在杨威利四周的严苛环境，到底是谁的所作所为造成的？

“朕倒很想给他五个舰队，看看他还能变出什么把戏。想来挺有趣的！”

“陛下……”

“伯爵小姐，朕如果要休息的话，首先必须算清和杨威利之间的旧账才行。只有使他屈服，完成宇宙的统一，对朕来说，一切才算有了开始！”

谏言被巧妙地封住了。希尔德沉默着，只能静静地聆听皇帝的声音。

“即使如此，朕仍然感到有点遗憾。真想和那位魔术师站在对等的战略条件上，来一次正面交锋……”

希尔德这才提出反驳：

“这样的话，陛下，您大可放弃这次交战，退回费沙，甚至班师回朝，返回帝都奥丁。待杨威利养精蓄锐、声势壮大之后，再与他一决雌雄即可。您又何必一定要与穷途一隅的杨威利决一死战？”

这次，换成莱因哈特默不作答了。他像是承受不住希尔德直谏

的刺痛似的，不住地抚弄着胸前的坠饰。

III

渥佛根·米达麦亚元帅那充满活力的灰色瞳眸中，微微泛着复杂而波动的光彩。他本来就喜好敏捷迅速的行动，在不安的阴影中深思熟虑，恰与他的个性相反。当初他向妻子艾芳瑟琳求婚时，曾经烦恼得焦头烂额，但现在他心中那股不安的感觉，却又与那件事有所不同。

对于费沙的不幸事件，米达麦亚的感情极其复杂。

“奥贝斯坦没死啊？好不容易才有一次机会证明他是人类，他却把握不住。鲁兹只受轻伤，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了。”

他的挚友奥斯卡·冯·罗严塔尔语气更是尖酸毒辣。

“单就可能性来说，即使那个‘会走路的毒药’奥贝斯坦有胆量策谋一桩惊天动地的事件，我也不觉得奇怪！而且肯定还会有后续。”

米达麦亚忽然闭口不再作声，因为这些话无疑是充满恶意的中伤之词。

米达麦亚对奥贝斯坦的厌恶，是天生的禀性使然。他知道这位头发半白、装着义眼的军务尚书自有其道理，而且身负重大职责，但仍无法摒除个人的好恶情绪认同奥贝斯坦的论调。

罗严塔尔排斥奥贝斯坦的理由和米达麦亚的又略有不同。这两个人像是在抢同一块珠宝，他们都将理想寄托在皇帝莱因哈特身上，期待有朝一日美梦成真。然而，两人的理想色彩大相径庭，所以冲突与对立自是难免。

以米达麦亚的聪颖机敏，自然不难看穿这点，但令他感到黯然的是，即使他能够正确洞察此事，却也无法有什么作为。他认为即使对罗严塔尔表明自己的想法，罗严塔尔也不见得会直爽地认同。而对奥贝斯坦，他根本就不想讲。他认定奥贝斯坦与自己处于对立的角度，所以只会拒绝妥协，不愿改变心意。如果真是这样，奥贝斯坦自然容易遭受他人误解或敌视了。至于罗严塔尔，米达麦亚深信这位好友的聪敏绝对在自己之上，但罗严塔尔却将它封存起来，随波逐流。米达麦亚最近开始担心，那潮流是否将成为瀑布，坠落到无底深渊……

“战争看似漫长，又好像很短，但不管是长是短，这次总要有个了结。”

“但愿是我们盼望的结果。”

罗严塔尔的旗舰托利斯坦上正在召开作战会议，众人最后却扯到这个话题上。他们并非已厌倦战争，相反，正由于没有厌倦战争，他们才不由自主地联想到战争全面结束后的情景。这种感觉和主君的想法有微妙的不同。

“对了，那件事怎么样啦？”

听到对方有些迟疑的询问，罗严塔尔用那闻名遐迩的金银妖瞳注视着好友，一半是恶作剧、一半是敷衍的声音冲击着米达麦亚的耳膜。

“咳，我不知道啊，也不想去知道。阁下对那个女人有兴趣吗？”

“我有兴趣的是你的态度。”

两人同时沉默下来。使他们陷入沉思的就是怀着罗严塔尔孩子的女人——爱尔芙莉德·冯·克劳希。这种话题就算继续讨论下去，